

# 柏拉图诗学 和 艺术思想研究

---

陈中梅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

陈中梅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BÓLĀTŪ SHĪXUÉ HE YISHU SIXIANG YANJIU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

陈中梅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2566-4/B·381

---

1999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95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6 1/2

定价：23.00 元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诗与认识论	15
第二章 诗与本体论(诗与摹仿)	44
第三章 诗与神学(诗与形而上学)	85
第四章 诗与心魂学	114
第五章 诗与道德及政治	140
第六章 诗与语言艺术	169
第七章 诗与技巧	205
第八章 诗与哲学的“结合”	230
第九章 音乐·舞蹈·绘画·雕塑	264
第十章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297
附录一 论柏拉图哲学的文学基础	337
附录二 自然、技艺、诗 ——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	379
附录三 古希腊悲剧研究	420
附录四 论秘索思——关于提出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 “M-L 模式”的几点说明	453
索引	498
(一) 部分人(神)名索引	498
(二) 内容索引	502
(三) 部分古希腊词汇索引(用拉丁字母表示)	507
主要参考书目	515
(一) 古典著作参考书目	515

(二) 其它参考书目 .....	516
(三) 中文参考书目 .....	522

# 前 言

## 生 平

柏拉图(Platōn)于公元前 428 或 427 年出生在雅典的一个门第显赫的富贵之家,<sup>①</sup>父母均为贵族后裔,父名阿里斯同(Aristōn),母亲出生梭伦(Solōn)家族,名裴里克提娥奈(Periktionē),娘家的权势可以上溯到德洛庇达一世(公元前 664 年任雅典执政)和德洛庇达二世(公元前 593 年任雅典执政)。裴氏的兄弟卡米德和堂兄弟克里底亚双双从政,是雅典“三十摄政”的核心人物。柏拉图乃梭伦的第六代后裔。这位著名的哲学巨子有两个兄弟,阿代蒙托和格拉孔,二者均出现在《国家篇》里。柏拉图有一个姐妹,名波托奈(即日后的学园继承人斯彪西波斯的母亲)。据说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斯,后因胸肩宽阔(platus),被谐音词 platōn 取而代之。<sup>②</sup>

柏拉图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堂叔皮里兰佩,生子安提丰,出现在《巴门尼德篇》里。皮氏与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过从甚密,曾出使亚洲。柏拉图在继父家中度过童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后以二十岁的青春年华投师苏格拉底,从学七年有余,其间要事迭起,政坛风云变幻。首先,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接着是“三十摄政”横出,取消民主政制,复行暴政,仅八月后被民众推翻。其后,吵吵闹闹的激进民主又把雅典推入风风雨雨的多事之秋,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苏格拉底。此事震撼了柏拉图的心灵,使他沉思

民主的真实含义，考虑政制的改革，潜心公正、合法的邦国的建立。善恶不分的现状使他想到人的素质，乱哄哄的政局使他想到理性的作用，哲学的制约：

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提供有效的分辨：对于社会和个人，正义意味着什么。除非让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是因为出于某种奇迹，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看到美好的未来。<sup>③</sup>

柏拉图深信哲学不是一门空洞的学问，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的生活，效力于良好的政治体制的建立。

苏格拉底去世后(公元前 399 年)，柏拉图结识了赫拉克利特学派的克拉提罗和巴门尼德学说的追随者赫谟根尼，受益匪浅。二十八岁时又造访了麦加拉，更加坚定了思想高于行动、理论高于实践、一般高于具体的信念。柏拉图可能去过小亚细亚沿岸，到过埃及，在赫利俄波利驻足，对僧侣们深厚的学问造诣和广博的天文知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④</sup>据说埃及僧侣曾对梭伦说过，与埃及文化相比，希腊文明(即希腊人的学说和思想)还只是处在比较初蒙的阶段。<sup>⑤</sup>柏拉图可能访问过北非的居勒尼，结识了数学大师西俄多罗(Theodoros)。其后，柏拉图造访了南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包括苏拉库塞(Surakusai)，结交了毕达戈拉学派的重要人物阿耳库泰(Archutas)。据亚里士多德介绍，毕达戈拉学派对柏拉图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sup>⑥</sup>其间柏拉图应邀拜访了苏拉库塞施政(或统治者、独裁者)狄俄尼西俄斯一世以及他的妹夫和近臣狄昂。柏拉图试图说服狄俄尼西俄斯改立新政制，用最有效的法律治理国家，劝诫中触怒了这位独裁者，幸得狄昂等人劝解免遭大难。斯巴达人波利斯将柏拉图带到埃吉纳出卖(即卖作奴隶)，经人赎释生还。

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创建学园(Akadēmeia)，是

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sup>⑦</sup>学园以教授哲学(包括辩证学、神学)为主,同时开设多门辅助课程,包括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和植物学。学园注重资料的收集,已有自己的图书馆。柏拉图重视几何学的研究和几何原理的应用,据说学园门前醒目地写着一条告示: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当时,雅典政坛已结束了“三十摄政”的恐怖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激进民主的势头,社会相对稳定。人们思想活跃,学界人士活动频繁。文学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诗人们竞争激烈,阿提卡戏剧在全希腊的各个重要城市上演。柏拉图适时筹资办学,广招出类拔萃的人材,学园办得生机勃勃,吸引了全希腊的精英。学园拥有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泰阿泰德,此君是立体几何的创始人,开创了对五种多面体的研析。学园的“才子”中还有著名天文学家克尼杜斯的欧多克索,如今已被公认为是数学天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的研究为欧几里德撰写《几何原理》的工作铺平了道路。此外,学园里还有当时一流的动植物学家斯彪西波斯和天才的哲学家、杰出的生物和病理学家亚里士多德。亚氏是诗评名篇《诗学》的作者,他的诗艺理论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一直被西方学者视为金科玉律。柏拉图本人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而且还对球面地理学的建立作过有意义的开创性研究。<sup>⑧</sup>我们将在下文提及他的诗情和文采。

学园的另一个特点是致力于培养能够治国立法的人材(比较孔子对政治的兴趣)。柏拉图不仅自己深深地卷入了苏拉库塞等地的政治活动,而且还多次派遣或鼓励学生参与各个城邦的宪政建设。阿索斯的执政赫耳弥亚曾在学园就读,后来前去助他的科里斯库等人也是柏拉图的门生。据说亚里士多德曾为家乡斯塔吉拉立法,受到国民的称赞。柏拉图倡导刻苦钻研的学风,反对把学术(如修辞学和辩讲术等)与急功近利混为一谈。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率军围攻雅典,学校被迫从郊区迁入城内,以后校址一直



未变,直到公元 529 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us)下令关闭学园。其时,柏拉图的 Akadēmeia 已经度过了九百多个春秋,至今仍是欧洲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的高等教育中心之一。

狄俄尼西俄斯一世去世后,狄昂拥立他的儿子继位,是为狄俄尼西俄斯二世。与此同时,狄昂修书柏拉图,邀请他再访苏拉库塞,以便训导年方二十的狄俄尼西俄斯,同时也表明他自己是个有影响的官员,具备成为“哲学王子”(或“哲学家王子”)的潜力。柏拉图经过认真考虑,于公元前 367 年动身前往,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机会”。<sup>⑨</sup>柏拉图从讲授数学和几何入手,开始了对执政者的教育。然而好景不长,狄俄尼西俄斯与狄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同时他也怀疑狄昂和柏氏的关系过于密切,恐有谋反的嫌疑,遂以叛国罪流放狄氏,后者去了柏拉图的学园。狄俄尼西俄斯软禁了柏拉图,后经人斡旋保释,返回雅典。

公元前 362 年(一说前 361 年),狄俄尼西俄斯二世敦请柏拉图三访苏拉库塞,并答应以后者赞同的方式对待狄昂。于是,柏拉图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再次漂洋过海。及达后,柏拉图发现狄氏实无让狄昂回国的诚意,对他本人的活动亦多方限制,严加防范。老人壮志难酬,忧郁寡欢,最后在阿耳塔基的帮助下,于公元前 360 年返回学园。狄昂征集了一支雇佣民军,内有几位学园成员,于公元前 357 年远征西西里,夺取了苏拉库塞的政权。然而,治国安邦并非易事,狄昂很快在内外胁迫中陷入困境,失去了国民的支持,在公元前 354 年夏天被人谋害。狄俄尼西俄斯于前 346 年恢复了对苏拉库塞的统治。

三次西西里之行的失败破灭了柏拉图在苏拉库塞建立由哲学王子管理的邦国政制的希望。其后,柏拉图专心于学园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于公元前 348/347 年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岁。

## 著 述

柏拉图是一位勤勉的“作家”，一生著述甚丰，计有“苏格拉底申辩”一篇（即《申辩篇》），对话二十五篇，均得传世。<sup>⑩</sup>另有十三封书信归于柏拉图名下，但作者究为谁人尚有争议，一般认为其中多为伪作，仅《书信二》、《书信七》和《书信八》较为可信，经专家从文本、内容等多方论证，其柏拉图真迹的权威地位已基本得到确认。<sup>⑪</sup>“书信”涉及面较广，某些记载读来真实可信，是研究柏拉图生平及其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献。这里，我们谨按《牛津古典词典》建议的排列顺序（按写作年代的早晚）将柏氏的全部论著（书信除外）开列如下：《小希庇亚篇》、《拉凯斯篇》、《卡尔米德篇》、《伊安篇》、《普罗泰戈拉篇》、《欧绪佛罗篇》、《申辩篇》、《克里托篇》、《高尔吉亚篇》、《美诺篇》、《斐多篇》、《吕西斯篇》、《美涅克塞努篇》、《欧绪德谟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国家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斐德罗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提亚篇》和《法律篇》。部分论著归属难以确定，包括《大希庇亚篇》、《克里托弗篇》、《厄庇诺摩篇》和《阿基比阿德篇》等。

柏拉图的著作按成文年代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论著包括《申辩篇》、《拉凯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佛罗篇》、《克里托篇》、《小希庇亚篇》等；中期论著包括《斐多篇》、《会饮篇》和《国家篇》等；晚期著作似乎无疑包括《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和《法律篇》。

柏拉图还有一些“不成文的学说”，如今已成为西方哲学界经常谈论的热门。“不成文的学说”主要包括对“空间”、“形与物之间的存在”及“数以后的事物”等一系列艰深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对此略有记载，<sup>⑫</sup>限于本书宗旨，对此我们不打算多作介

绍。

## 文 采

并非每一位哲学家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然而，柏拉图却天赋独得，是一位兼具哲学思辨能力和文学想象及表述功力的通才。这种巧妙的结合，这种哲理与文思的高度统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年轻时代的柏拉图是一位颇有抱负的诗人。如果没有遇到苏格拉底<sup>⑬</sup>并为他的谈论所吸引，柏拉图——正如他对梭伦的评价那样——很可能会成为一位有造诣的诗人。<sup>⑭</sup>柏拉图从来没有完全挣脱过诗的诱惑，诗的美，诗的遐想和神奇使他动情，使他兴奋，使他入迷。柏氏写过酒神颂、抒情诗和悲剧，<sup>⑮</sup>熟知厄庇卡耳摩斯（Epicharmos）的作品，喜读索弗荣（Sôphrôn）的拟剧，对安提马科斯（Antimachos）的诗作亦很感兴趣。<sup>⑯</sup>和柏拉图同时代的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Isokratēs）赞慕柏拉图的诗才；一千九百多年后，菲利浦·锡德尼尊称柏拉图是他最崇敬的老师，因为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柏拉图是最富诗意的一位。<sup>⑰</sup>德国浪漫主义文艺理论家希勒格尔称赞柏拉图的语言艺术，认为那是阿提卡文学的精品，而柏拉图则“被古人认为是散文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sup>⑱</sup>当代的文人学子们竞相崇褒柏拉图的文采，对他深厚的诗文功底倍加赞赏。胡克斯利（Huxley）把《国家篇》比作一部“格调高雅的哲学小说”，<sup>⑲</sup>伊斯特林和肯尼则认为柏拉图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大师，善于用诗化的日常话语表现文风的特征，娴熟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包括明喻和暗喻。<sup>⑳</sup>柏拉图常用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哲理，给人思考的空间，回味的余地。比喻中较为著名的有《美诺篇》中的数学童仆，《国家篇》中的太阳，《斐德罗篇》中的灵魂马车以及《泰阿泰德篇》中的鸟笼。柏拉图擅讲故事。在他看来，精细的叙述（logos）和大胆的印象[体现为 muthos（或 mythos，秘索思）的产生]并不构成矛

盾。哲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排斥诗化,而是充实它的哲理内涵,拓宽它的思考纵深,改善它的表现功能。《会饮篇》先期表达了《国家篇》以大力度强调的哲学优于诗歌的观点,但同时也和《斐德罗篇》一起赞扬了诗人通神的灵性。只有通过诗的“配合”,哲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在尽可能深广的范围内展现智辩和形象化阐释的风采。为此,用耶格尔教授的话来说,哲学“必须变成诗歌”,或成为饱含诗意的文字精品。<sup>①</sup>在《国家篇》6. 501E 里,柏拉图把他所设计的“理想国”称做“故事”(muthos),因为只有非现实的样板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最佳和最有感召力的典范。中年以后的海德格尔把思考的重心部分地转向对荷尔德林的“朦胧诗”的研究,他所采用的诗化(哲学的)取向几乎重复了柏氏当年的做法。如果说海氏不曾极有必要地把 logos 和 muthos 当作两个对立、互补和同等重要的概念,柏氏却在两千四百年前初步组建起以它们为支撑的西方文化的框架。

柏拉图的论著绝大多数用对话体写成。“对话”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拥有较大的信息含量,具备戏剧化表述的潜力,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文字或文学体裁。据说爱利亚的芝诺是“对话”(即用对话形式纂写哲学论著)的创用者,而第欧根尼·拉尔修则认为柏拉图完善了这一写作形式,所以“应该将发明并使之富有文采的功劳归之于他”。<sup>②</sup>《吕西斯篇》布局巧妙,《拉凯斯篇》情节引人入胜,《普罗泰戈拉篇》高潮迭起,《斐德罗篇》充满诗情画意。诚如亨廷顿·凯恩斯所说,柏拉图是第一流的修辞学家,善于用戏剧化的形式阐述哲学命题。“对话”使他得以引导人们“洞悉世界”,使他拥有了像一位“当代小说家那样的表述自由”。<sup>③</sup>柏拉图以后的哲学家也写对话,比如意大利的布鲁诺,英国的贝克莱,法国的狄德罗等,但他们不能比肩柏拉图的文学造诣,都没有他的诗才。“许多人摹仿柏拉图,”学者马鲁写道,“而他的对话在希腊人那里早已声名远

扬,然后播及拉丁人中,从西塞罗到圣·奥古斯丁和马克罗比乌斯。”但是,“他们的摹仿常常显得笨拙,”因为抓住原型的可摹仿的实质“总是比机械地因循程序远为容易”。<sup>④</sup>

### 关于诗和诗人的论述

柏拉图是一位思路开阔、功力老到的诗评专家。西方文评史上现存第一篇广泛论及诗和诗人的著述就是出自柏拉图手笔的《伊安篇》,其影响两千多年来一直持续不衰。柏拉图关于诗、诗人和艺术的论述具有立论新颖、纵深宽广、层面复杂、结论多元的特点。尽管他没有写过一篇专论诗或艺术的对话,但人们很难从他的著述中找出一篇完全不涉及诗、话语及与艺术或技艺(technai)相关的问题的作品。柏拉图对诗和艺术(及技艺)的论述散见在各篇对话里,入点不同,详简不一,有时立论谨慎,有时泼墨如云,虽然很少形成一统到底的中心,但往往深入浅出,匠心独运,于平凡之处兀显新奇。经过仔细挖掘筛选,认真和小翼翼的探析研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规模惊人的框架,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基本完整的体系。这位古希腊诗评专家的论述几乎涉及了他的同胞们所知道的人文学科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本体论、方法论、雄辩术、自然哲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美学和灵魂学。柏拉图以一位大哲学家的深邃眼光审视诗和艺术,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见解,其中的某些观点,比如关于美的可分性的观点,线条、圈点、几何图形等本身包含美的因素的观点,诗和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通的观点,诗人可以超越理性思维的观点,心魂中存在潜意识的观点以及故事的特殊表义功能的观点等,包含极其深刻的思想,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独特的魅力。事实上,近、当代的某些时髦理论和所谓的“创见”都可在柏拉图的著述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或雏形。应该说,系统研究柏拉图的诗学和艺术

思想不仅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对国人正确理解当今西方文论界的“多元现象”(即层出不穷的新理论)亦可起到不可替代的“基点”和桥梁作用。深入钻研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文论学说的整体脉络,理解西方诗论的延续和行导轨向,包括当代文艺理论中的某些“突破”,使我们的思绪更紧密地和传统联系起来,看清西方诗论发展的过程,把握其中的要点,判断可能出现的动态。当然,柏拉图的某些观点立论草率,阐释含糊,时有偏颇,有些提法即兴而出,给人缺少深思熟虑之感,难免自相矛盾。对这些,笔者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己所能,予以合乎情理的指正,进行必要的澄清。柏拉图可能比我们伟大,但是他也有作为人的局限——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柏拉图知道这一点。此外,我们自然不会,也没有必要接受柏拉图的每一个观点;不会,也不应该把我们的头脑变成柏氏跑马的草场。

作为一位见多识广的学者,柏拉图的明智和才华不仅见诸于他的丰广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和对学问驾轻就熟的运用,而且还反映在他对人的智能局限的清醒认识,对轻慢、狂妄和唯我独尊的防范,以及对顽固、封闭和排拒批评的深恶痛绝。柏拉图无疑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个正直的人。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常常承认自己的无知——尽管有时多少带点讽刺意味——自觉地把自已的理论交付哪怕是最严厉的审辩。在《巴门尼德篇》里,这位了不起的辨析学家(dialektikos)甚至敢于对作为自己全部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柱的“形论”(the theory of ideas)提出怀疑。同在谈论哲学和认识论时一样,在讨论诗艺时,柏拉图总在孜孜不倦地探寻各种解释的可能性。他似乎总是感到言不尽意,感到生活中有一些扑朔迷离的东西,感到诗的催动,它那不可抗拒的神力。尽管对诗和诗人的态度有时相当严酷,但他从不认为人的生活可以没有诗的参与和点缀。诗是神赐的“愉悦”,诗是技巧的“产儿”,诗是哲学的

对手(由此可见诗的能耐),诗是寻求真理的有效手段。这些乍看互相矛盾的观点,从一个侧面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柏拉图的治学精神和宽阔胸怀,冲破了由他本人僵化的本体论思想构制的樊笼,体现了诗人柏拉图对哲学家柏拉图的某种形式上的否定,是柏拉图治学思想中的精华。<sup>②5</sup>由此,我们想到了当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理论(the theory of falsifiability),想到他关于一切高明的(科学)见解都有其可否定的一面,以及人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的精彩论断。<sup>②6</sup>

伟大的学者总有一种常人难以真正理解的历史感,他们不想成为每一个世纪的学术潮头,而是谦逊地满足于成为激浪下潺潺流动的源泉。历史是公正的,它给柏拉图的回报永远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企及:这位思想家受到了当之无愧的赞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在他的精神激励下勇敢地面对哲学的危机,诗文的兴衰,面对来去匆匆的岁月,生存的挑战。柏拉图的名字已经成为智慧的象征。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从柏拉图的著述里找到寻索的起点,用柏拉图的观点衬映成果的意义,针对柏拉图的迷惘提出新的见解,又在思辨的穷尽之际返回柏拉图哲学,重新追根寻源。<sup>②7</sup>

对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的系统研究,本书的尝试只是个粗浅的开端。<sup>②8</sup>

本书稿的撰写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承王雪梅女士协助搜集、整理及核对资料,全文抄正。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的武维琴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了部分稿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使笔者受益匪浅;陈小文先生也提出过一些中肯的建议,并以其一贯的负责精神校阅了书稿。借此机会,本人谨对上述各方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中梅

## 注 释

① 一说柏拉图出生在埃吉纳(Aegina)(参考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3.2.6)。第欧根尼·拉尔修大概生活在公元三世纪,他的记载有时会有出入。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学者们一般把他的记述作为第二手资料引用。据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1992年)“钦定”,柏拉图的生卒年份为:约公元前429—347年(第839页)。

② 一说因他前额宽阔。

③ 详见《书信七》324B—326B。

④ 斯特拉堡《地理》17.1.29。

⑤ 《蒂迈欧篇》22A。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包括B.罗素等)认为,古代东方学术缺少纯粹的思辨精神,但柏拉图或许不会无保留的赞同这一点。在论及书面语言的局限性时,他“引用”了埃及人的观点(详见《斐德罗篇》274C—275B),并把这看作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意见。

⑥ 此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有苏格拉底的“定义”(即对道德观念的“普遍性”的关注)理论以及赫拉克利特关于变动和对立面相辅相成的学说(详见《形而上学》1.6.987a)。

⑦ 在此之前,伊索克拉底曾创办学校,但规模较小,课程设制仅限于修辞和讲演术等,存在时间亦远不如学园。亚里士多德曾在学园就读,以后还协助柏拉图,参与并承担了部分教学工作。

⑧ 关于学园成员们的学术活动和创见,详见P. Friedländer, *Plato*:1, pp. 94—96。

⑨ 详见《书信七》327E以下。

⑩ 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中,作品能得如此完整传世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亚里士多德的“对外的”(即面对公众的)著述已全部佚失。

⑪ 但对《书信二》的归属学界仍有争议。

⑫ 参考《物理学》4.2.209b 11—17;《形而上学》1.6.987b—988a等处。关于“数以后的事物”亦即“形以后的事物”,见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p. 206;另参考《形而上学》1.9.992b13--18,13.6.1080b 23--28等处。

⑬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在面见柏拉图的前一天晚上做过一个好梦,梦见一只小天鹅飞来停在他的膝上,高鸣几声后展翅飞去(《著名哲学家生平》3.5)。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表述。值得注



意的是第欧根尼的行文方式——他的广纳 *muthos* (神话、故事、传说) 的写作方法可谓颇得包括赫卡泰俄斯 (*Hekataios*) 在内的许多古希腊历史学家 (*logographoi*) 的“真传”。柏拉图本人亦是一位兼用 *logos* (即理性叙述) 和 *muthos* 的著述家 (详见“附录一”)。

⑭ 参见《蒂迈欧篇》21 C—D。

⑮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3. 5。

⑯ 参考西塞罗《布鲁吐斯》51. 191, 普罗泰耳科《鲁桑德罗斯》18。克罗丰的安提马科斯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诗人, 据说他的诗才仅次于荷马, 只可惜已无完整的作品传世。柏拉图自幼博览群书, 熟悉荷马和悲剧诗人的作品 (参考本书第五章第 6、7 段, 第八章第 3、4 段等处)。柏拉图“对话”的“干炼”和“微妙性”甚至超过了索弗荣的拟剧 (参考 H. Baldry, *Greek Literature*, p. 264)。《会饮篇》里的人物包括悲剧诗人阿伽松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

⑰ 菲利浦·锡德尼《诗辩》6. 43。

⑱ 详见《文学史讲演录》第 48—49 页。“散文”与“格律文”(即诗) 形成对比, 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散文。在古希腊, 散文 (*logos*) 的出现迟于诗歌, 约在公元前 6 世纪。散文作家 (*logographoi*) 包括用非诗体写作的哲人、史家和修辞学家等。写散文最初被看作是一种“串珠”式的活动, 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lexis eiromene* (串连语言, 详见 T. A. Sinclair, *A History of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 p. 158)。在《诗学》里, 亚里士多德虽曾多次提及格律文 (即诗, *metron*) 与散文 (*logos*) 的区别, 但却把摹仿 (*mimesis*) 当作鉴别诗与历史的主要特征 (重点参阅该书之第一、九章)。

⑲ 见“Introduction” by Shorey, *Plato* volume 5, p. xxxi; 关于《国家篇》的诗画色彩, 参见 p. xxxiii。

⑳ 参见 P. E. Easterling and E. J. Kenn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volume 1, part 3, p. 83。柏拉图的著述颇具诗人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遗风。柏氏擅长诗化表述; 在《国家篇》10. 509C 里, 他把自编的“线条”和“太阳”等比喻称为 *homoioteta* (明喻)。

㉑ V. Jaeger, *Paideia* (即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ume 2, 1986, p. 176。

㉒ 《著名哲学家生平》3. 48。

㉓ “Introduction,”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p. xiv。

㉔ “Education and Rhetoric,” by H-I. Marrou, in *The Legacy of*